宏润建设集团董事局主席郑宏舫：
沪杭甬的地铁，都有我们的身影

记者　史旻

坊间一直有这样一个说法：上海的建筑中，随处都是浙江企业的影子，而在这些浙江企业中，又到处都是象山人的影子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改革开放大潮初起。在离“东方巴黎”上海不远的象山半岛上，涌动着一股创业热潮。许多象山人离开家乡，以一支支零落的建筑队为单位，投向上海、宁波等地，从事建筑行业，在这组大军中，就有一个叫郑宏舫的年轻人。

几十年后的今天，这批“出走的象山人”已汇聚成为在中国建筑行业举足轻重的“象山帮”。而当年那个二十岁出头的郑姓少年也摇身一变，成为了一个影响上海城市建设格局的上市公司掌门人。

有人在回顾这段波澜壮阔的岁月时曾感叹，这个时代从不辜负每一个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平凡人。郑宏舫与宏润建设集团，应是这段奋斗年月最好的批注。

1 破土：走，上海去

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夏风，吹醒了田埂上劳作的少年，16岁的郑宏舫和那时的大多数同龄人一样，上过几年学，没多久又回到家里帮忙照顾弟妹，干起了农务活。这种平静与琐碎的日子让这个年轻人感到不安：我会一直在这个小村子里过这样的日子吗？

可以一眼看到头的未来让郑宏舫无法接受，在反复思量之下，他鼓起勇气向父亲开口：想去学个手艺，想要靠手艺走出去试试。

这个决定成为郑宏舫所有故事的开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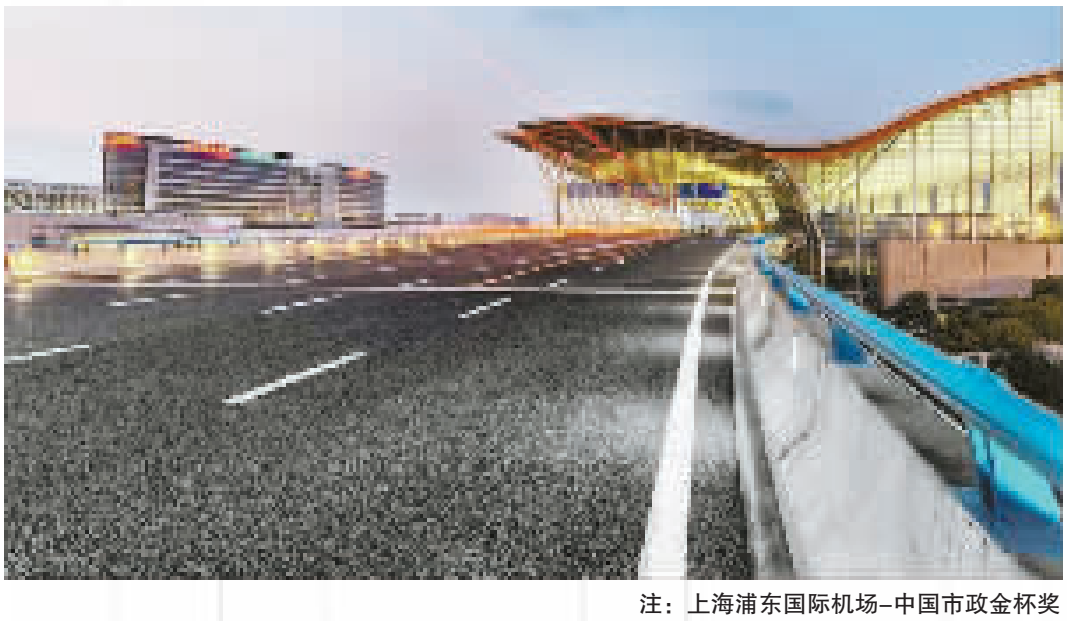
在家人的支持下，郑宏舫找了邻村的一个泥瓦匠作师父。那时正值农村住宅的改造高峰，郑宏舫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学刷石墙。这个活看似单调，却成为他的第一个舞台。

“刷石墙就是吃‘百家饭’，就是和家家户户打交道。活要细，嘴能说，别人觉得你可靠，才会推荐你去其他家干活。我这人别的长处不敢说，就是能和人打交道！”一个一米八的大小伙，爽朗健谈，为人机敏，很快就获得师父以及其他村民的另眼相待，一有难处就下意识地让他拿主意，为此郑宏舫还调侃道，“从干的第一份工作起，就没做过‘二把手’。”

凭借着他八面玲珑的做事能力与踏实的做事观念，郑宏舫朋友越来越多，业务路子也越来越广。在偶然的机会，郑宏舫打听到上海急缺工程石料的消息，这个充满野心的年轻人又动起了脑筋：象山多山，最不缺的就是碎石头。出都出来了，何不到大城市去看看？

启程时，天方微明。郑宏舫先从老家定塘乘车至丹城，再从西泽码头颠簸至横山码头，又马不停蹄地赶至宁波火车站，买了一张七块四毛钱的火车票。

一路辗转至次日深夜10点40分，23岁的象山青年郑宏舫单枪匹马，抵达繁华的上海滩，迈出了他改写命运的第一步。



注：上海浦东国际机场–中国市政金杯奖

2 扎根：土人、土具、土办法

第一次来到上海，郑宏舫独自一人怀揣着百来块钱呆了75天，他形象地把这段经历称为对上海“单方面的考察”。

彼时，改革的萌芽已经蠢蠢欲动，然而这个年轻人却敏锐地感觉到，在全国有着重要经济地位的上海显得准备不足。褪去“大城市迷梦”的上海滩，仍有不少让人扼腕的“旧创”。

那时的浦东还与乡野无异，如今位于陆家嘴金融城核心区的银城路，当年叫“烂泥渡路”。上海还曾长期流传过一首民谣：“黄浦江边有个烂泥渡，烂泥路边有个烂泥渡镇，行人路过，没有好衣裤。”正是这些看上去略显破败的街景，让郑宏舫相信，自己大有可为。

虽有鸿鹄之志，郑宏舫初来乍到，难免面临人脉、资源上的窘境。在他结束“考察”返程鼓动几个老乡一起闯上海后，接到的第一单项目就是搭建简易房屋、修灌下水道，那是个没人做的小项目。这并没有使郑宏舫感到挫败，他在项目上不会挑肥拣瘦，用他的话说就是：“别人不做的活，我们做。别人不去的地方，我们去。”

就这样，几个同乡，几只灰桶，几把砖刀，几个象山年轻人靠着坚韧的意志，小心地在这个大城市的小夹缝里，一寸寸开辟自己的立足之地。

1989年的除夕，春节的气氛已经漫入上海的街头巷尾，工程队的员工也已准备好行装，归心似箭。这时，郑宏舫突然接到上海有关部门的电话：“莘松高速公路工程为赶时间，急需春节加班，原施工单位不愿做，你们象山人愿不愿意做？”

郑宏舫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做！”

于是，上海有关部门取消了与原施工单位的合同，把整个工程交给了这支象山队伍。郑宏舫和70多位工人马上乘汽车开进了工地。他们放弃春节与家人一块儿过年团圆的机会，夜以继日地奋战在工地，硬是把原工期缩短了整整8个月。该工程后来被建设部评为上海市“白玉兰”杯工程。

这一年也成为郑宏舫闯荡上海滩之路的转折点，不仅仅是荣誉让人振奋，更重要的是，郑宏舫带领的这支象山工程队，从此在上海崭露头角，开始了建设大上海的新篇章。